



作品：敝屣

得獎者：何志明

何志明，一九六三年生，政戰學校新聞系，曾任大學教官多年，目前為補教老師。曾獲桐花文學獎、宗教文學獎、打狗鳳邑文學獎、竹塹文學獎、玉山文學獎、蘭陽文學獎、浯島文學獎、夢花文學獎、馬祖文學獎、好詩大家寫等獎項。

得獎感言

兩個女生從眼睛後面走過來的時候，我忽然感到難過。她們是黑夜，有時又變成了花朵。謝謝主辦單位，謝謝評審。

敝屣

一雙灰撲撲的氣墊鞋木訥地愣視著我，就像某段徹底誠實的記憶，是絕不害怕面對選擇的；我感知時鐘在倒走，自己又變成了男孩，很多掠過的風景，已是韶光裡的永恆；女孩說，鞋子好穿嗎？她的輪廓還在，她粲然的模樣猶存，在彼時那個模糊的位置，現今想起頗為清晰。

鞋影憔悴，褐色鞋面摺痕累累，右後跟變形，左鞋頭亦咧嘴顯得滑稽。這雙鞋是女孩存了許久的錢，買來贈我的。當初套腳時我說腳太小了，她抿嘴眨著圓眼欲拿去換，我立即表示自己偏好穿大一點的。那一刻，寬鬆就是合腳。我學女模款款走起台步，誇張的動作逗得她捧腹大笑，她爽朗的個性正符合我的憧憬，我趾頭在鞋裡自在蠕動著。

新鞋加了厚墊將就地踩過慣常的日子。兩人共處我仍保持著無拘無束的習性，擁有自若的生活，她從來不攪擾，換句話說，她對我極其放任，但她也不享受束縛常常不見蹤影。時間久了，彼此言語稀薄，相處時間轉為漠然的對應關係。她總是眼睛盯視手機，結交很多朋友，我彷彿不在她意識中的指定位置，連刻意的溫柔亦省略；我像是午後安靜的雲，或是一雙被忘卻的舊鞋，鞋裡空蕩蕩的，我無法用更大的寬容去覆蓋心底的芥蒂，宛如鞋內有沙粒。我們通過齟齬否定對方。

腳底的鞋鬆垮了，近乎倦怠，不再那麼稱心，我不再隱忍這彆扭的鞋。脫下，破舊的它成了一坨

坍塌的形狀。

於是。女孩變成前妻。

其後再婚。新婚妻子看我甚少有新鞋可穿遂拉我去鞋店，她精挑細選許久，挑了雙紳士鞋予我，妻條忽蹲地爲我繫鞋帶，她表情專注，先拉好襪子，纖柔的手指頭伸進鞋緣反覆測度，再細膩地綁緊鞋帶，我腳掌上有種微妙的小小力度包圍著膚覺。店員說她真體貼，妻仰起臉露出靦腆的牙齒。我起身於地板上踱步，狹仄的鞋感略緊，妻說新鞋子稍緊但穿久磨合後，就會好穿了，總比太寬鬆者愈穿愈鬆；我驟然想起那雙氣墊鞋，那段鬆弛無度的婚姻。爲了虔誠感恩妻的一泓溫柔，我點頭示意。

新履適足期間，拘泥於鞋腳間的陌生與局迫，腳趾疼腫。我暗忖，好緊的鞋，如同「黏稠稠」的妻寸步不離；我的私人領域不見了，去哪都要報備，她的緊盯，儼然睡夢中耳廓咕嚕的蚊蚋。妻的安全感缺乏了彈性與柔軟度，連體貼亦是粗礪的，磨擦著我脆弱的感受。

委曲是最難表達的情感，爲了確定自己的真誠，我以深呼吸管制情緒，畢竟契合的婚姻仍需熟悉與調適，就像腳下憋拗的新鞋。妻人很好。我想，遺憾就像一雙舊鞋，破舊了就脫掉，但腳是無法替換的。我不願婚姻再有缺憾。

幾年後。妻說，那麼破舊的紳士鞋，扔了吧！我憨笑，不語。



評審意見

新舊

◎張瑞芬

此文在新人與故人間依違，如同古詩〈上山採靡蕪〉所言，「新人雖言好，未若故人姝」。故人寬容，新人情切，世間無絕對之理，用一雙舊鞋來象徵逝去的婚姻，兼有「棄若敝屣」的雙關。棄人者亦被棄，世間悲忻交集，平衡感絕佳，讀之有味。